

# 《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

## 你在掛念誰？

來到風車草劇團的排練場，錯過了run through排練，卻有一碗老火靚湯作補償。青紅蘿蔔煲豬骨，配上無花果、蜜棗、狀似杏仁的白色果仁，和碎碎甜甜的南瓜蓉。與這次兼任導演、演員、廚師的梁祖堯從煲湯鍋聊到正在排練的劇情，再扯到最近看劇的各種八卦，他突然扁扁嘴：「我知道差甚麼了，忘了落陳皮！」不會吧，這已經是我看過最多料的青紅蘿蔔煲豬骨了啊。總覺得，沒有好生活就沒有好藝術。衝着這碗靚湯，我願意相信這會是個暖人心的好劇，更何況，劇本是台灣戲劇大師賴聲川的《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最初於2003年在台灣公演，是賴聲川第一次用「外星人」作題材的舞台劇。公演之時，正逢SARS肆虐，台灣著名作家張曼娟曾在觀劇後這樣評價：「開演前，我轉頭去看全場戴口罩的安靜的觀眾，是多麼壯觀的場面，壯觀而且莊嚴。在人與人的距離已經比星球遙遠的時刻，大家被舞台上的故事打動，有時候悄悄流淚，有時候忽然爆笑起來，那不可思議的交響，衝破隔離與淡淡；積鬱與恐懼，直上雲霄。這是一個瘟疫的時代，我們要求的是口罩也罩不住的歡樂；我們要求的是比死亡更強大的勇氣，我再一次驗證了藝術的永恆與力量。」

### 浪漫地超現實

故事講述擺地攤的中年婦人葉櫻一直相信多年前失蹤的丈夫是被外星人劫走的，為此，她20多年來每晚觀測星相，期待著某一天丈夫能夠歸來。葉櫻的女兒實在受不了母親常年生活在虛妄的想像中，她和男朋友一起策劃了一次「戲劇治療」，模擬父親與外星人一起來訪的戲碼，更找來60歲的老伯扮演父親，以觀察母親的反應，卻沒想到動情崩潰的居然是老伯？！

梁祖堯說，這其實只是整個故事的「冰山一角」，裡面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葉櫻的小販朋友買了一個「越南新娘」，十分愛妻子的他因為恐懼妻子離開而對她家暴，終於有一天妻子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他常勸葉櫻面對現實——真實的人生故事哪有那麼浪漫？60歲的老伯本來與太太十分恩愛，卻不想一天太太罹患絕症，他無法面對病床上無知覺的她而跑離醫院，再也沒有回去。這一天，正在天台準備自殺的老伯卻碰上了觀劇的葉櫻，他以為她也是來自自殺，她以為他也是來觀劇，誤打誤撞下老伯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每個人都有一個停留的時間，然後就在宇宙中流浪。」梁祖堯說，「老伯停留在離開醫院的那一刻，小販停留在太太出走的那一天，葉櫻停留在老

公失蹤的一刻，女兒則在整個過程中找她的那一。每個角色都停在生命的一刻，不肯向前走，就像葉櫻自己設計的手錶，有兩個錶面，一個是自然的時間，一個是自己的時間，被撥停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

現在已經不是SARS，但是對疏離與寂寞，我們一點都不陌生。那種好像被卡在人生的某個時刻，怎麼也跨不過去的挫折感與疲憊感，離我們每個人都很近。

「這個戲有超現實的元素，搞到我們幫演員都飄飄然的。你要有很玩味、很重真的心態才能排這個戲。就像佛教或者哲學中所說的，有痛苦，不是要忘記它，不是要克服它，而是要和它同在，只有和它一起生活，才能看清楚它，把它擺在自己面前。這好正，也正是這個戲的意思。」梁祖堯說。

舞台會是一個幾近融化的世界，比如葉櫻的房間，是傾斜的，牆面上有一個洞，好像打破的沙漏般不斷將沙漏進房間，所有的傢俱都被流沙掩埋，整間屋子都在融化，好像要一路流到舞台的盡頭去。在這麼不寫實的場景中，演出的方式卻是完全寫實的。「是完完全全寫實的生活狀態，不寫實，去不了超現實的地方。」梁祖堯說，「我總覺得，這是一個浪漫的超現實的戲。超現實其實很容易做啊，每個人站出來不動，隨便指指，那就是超現實啦。但是浪漫是一種基本生活的touch，你對那個生活沒有一種落地的情感，是沒有辦法浪漫的，也許可以美麗，但是沒有浪漫。我們是從浪漫的基礎去超現實。」

### 有生活才有戲

梁祖堯說，去年風車草幾位演員的工作實在是太忙，營營役役到了沒有生活的地步，比較起商業味道較重的戲，現在的他特別想做一個自己真心喜歡，可以為自己充電的戲。排《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整個團隊就像是給自己的心放大假，也真的找回生活的感覺。每天排戲，從早上10點到下

午6點，用梁祖堯的話說，是「OL的生活」，下了班，還有整個晚上，可以看演出，喝酒，做自己。每天早上，他都親自去買菜，中午休息時就在排練室外面的小廚房煲湯做飯給大家吃，樂也融融。「演員之間的默契是一種信任，信任的產生很純粹，就在生活的細節中。如果只是排戲，沒有和這幫人生活過，角色與角色之間的聯繫沒錯是很重，但是私底下不認識的話其實很可悲。為甚麼不珍惜這個相聚呢？」

排戲的方式也完全反傳統，不是讀劇本、開台位、捫細節，而是一開始就拋開劇本，只是按照腦中對全劇的印象來互相磨合，激發火花。等到差不多快排完了，才回到劇本，來看保留什麼，去掉什麼。「有些東西是坐在那裡怎麼談都談不出來的，只有進入那個角色，感覺到角色的邏輯，才會知道「他」會怎麼做事情，比如台灣的師奶會這樣做，但香港的師奶不會這麼做，你一做就知道。這種倒轉的過程很有趣，讓我們看到這個戲的可能性，而不是一開始被自己對戲的想像所框住。我們和角色做了好朋友，對故事的宇宙觀熟悉之後才開始創作，真的是很寶貴的經驗。」

劇本太台灣，很多台詞用廣東話講出來會有一點不倫不類。乾脆把整個故事放到香港，用很生活和local的口語來演繹，至於那些很有禪位的部分則仍然保留，通過角色的戲劇狀態自然地呈現。「這個戲中，講這些那麼草根的人，他們的精神生活都可以有那麼大。夢想和宇宙不是大思想家才可以有，每個你我他都可以擁有那片天空，只要你肯相信。」

《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  
時間：9月16日至17日，23日至25日 晚上8時  
9月17日至18日，24日至25日 下午3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 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啟示

■文：林克敏

■《活下去，並且要記住》劇照。

儘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i)表演體系在中國演藝界影響既深且廣，莫斯科藝術劇院卻是中國觀眾的稀客。8月中、下旬，這個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欽柯共同創建的劇院，在建立113年之後首次訪華，以《櫻桃園》、《白衛軍》、《活下去，並且要記住》三台精良製作，參加「2011首都劇場精品劇碼邀請展演」，讓戲劇界和首都觀眾一睹斯氏體系的真面目。

《櫻桃園》的演出，是以農奴後代/商業新貴羅伯與站在繪有莫斯科藝術劇院標誌(飛翔的海鷗)的大幕前迎候女貴族柳芭夫從巴黎返回櫻桃園開始的。所有景觀均由兩幅大幕以扇形軌道移動、閉合、區隔而成。導演阿道夫夏皮羅和舞美設計大衛·布魯斯基以這一空間假定的手法，涵括所有的內外景觀、與細緻入微的內心體驗的演員表演相結合，創造一種靈活多變又細膩、真切的演出風格。

《白衛軍》以一個從右到左(編按：指從演員的右手邊至左手邊)漸次升高、橫貫舞台的路橋結構為基本景觀，室內外空間界限模糊又靈活多變。台右稍偏平穩的地方，密密匝匝地堆滿了桌子、椅子、床鋪、鐘櫃等日常傢具。導演謝爾蓋以改變物體日常空間的距離，而不是刻意地扭曲、變形，營構一個異化的空間。其雜亂無序與大幅度傾斜，也可看作場景/時代的一種隱喻，一種由酷烈的殺戮所扭曲了的歷史圖景與社會秩序。

《活下去，並且要記住》的主要景觀被安置在舞台中、後區，長方形的高平台上安放一個由透光玻璃搭建的立方體。逃兵安德烈和他心愛的妻子納斯焦娜躲進這個洞穴偷情聚會時，玻璃立方體內燈光驟亮，成了空曠、寂寥的黑暗原野中唯一的亮點。玻璃立方體由角色扮演者在演出過程中不斷地分解、組合、推移、旋轉……這既是外部空間的轉換，也造成舞台的動感。你甚至也可以理解為主人公情感(心理空間)的激盪。

三台演出，演員的表演令人歎為觀止，真切的內在體驗與個性化的外部動作相結合，塑造了一個個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讓人領略受過斯氏體系系統訓練的俄羅斯演員深厚的功底與精湛的藝術造詣。不知純屬巧合還是有意選擇，三台劇碼沒有一部採用傳統鏡框式舞台那種透視式的三維佈景。在中俄兩國戲劇家的座談會上，《白衛軍》劇組的演員瓦列

里、亞歷山大、安德列等告訴中國同行，沒有必要爭論斯氏體系體系的完善或不完善。百餘年來，斯氏體系一直在變化與發展之中。每一位稍有成就的導演表演藝術家都結合自己的藝術實踐，生發出許多不同的舞台樣式與表演風格。更為重要的是，即便只是在俄羅斯，表演學派也不是只有斯氏體系一家，不同體系、學派都在競爭中發展。沒有必要將斯氏定於一尊，更沒有必要拘泥於成規，一味株守。

或許，對我們更有啟示意義的是，《白衛軍》、《活下去，並且要記住》兩劇對戰爭題材直指人心的開拓與泛愛容眾的人道主義精神。

《白衛軍》是布林加科夫接受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委約，根據自己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1926年10月5日首演時改名為《圖爾賓家的日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任該劇藝術指導。

俄國內戰初期，南方戰場形勢十分複雜：德國佔領軍、德國在烏克蘭的傀儡政權黑特曼的哥薩克部隊、沙皇的白衛軍、彼得留拉匪幫、紅軍……先後佔領烏克蘭首府基輔。《白衛軍》敘述圖爾賓兄弟(炮兵上校阿拉克塞、士官生尼古拉)和他們的姐妹葉列娜，以及常聚集在他們家中的白衛軍軍官們，在這一「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巨大歷史轉折時期所經歷的思想演變與生活際遇。

在蘇維埃舞台上，將白衛軍軍官作為主人公和正面形象加以表現，無疑是十分大膽且十分罕見。儘管在當時，《白衛軍》即遭到極左勢力的攻擊，布林加科夫在1925年之後，經歷十分坎坷與艱難，但《白衛軍》一劇始終作為莫斯科藝術劇院的經典劇碼，或用該院現任藝術總監奧·普·達巴科夫的話來說，作為「劇院的名片」保留下來。當年硬扣在《白衛軍》頭上的「反革命」帽子，如今看來已顯得十分荒謬且可笑。但我也



■《櫻桃園》劇照。



不同意義些當代評論家，將當年紅軍與白衛軍之間酷烈的鬥爭，說成「同室操戈」、「兄弟鬩牆」，從而勾銷了對歷史事件複雜含義的尋索與叩問。

《活下去，並且要記住》，改編自俄國當代作家拉斯普金寫於1974年的同名中篇小說。作品一反主流意識形態的規限與慣常套路，啟用逃兵和他的妻子作為主角，敘述二戰的最後一年，對戰爭感到厭倦、思妻心切的安德列，私自逃離部隊，跑回西伯利亞家鄉，瞞著自己的父母和全村人，與妻子納斯焦娜偷偷相聚。在納斯焦娜懷有身孕之後，真相難再隱瞞。面對悔恨、痛苦、走投無路的絕境，安德列不知所終，納斯焦娜毅然投河自盡。

二劇都沒有正面地描寫戰爭，它所關注的是在吞噬一切、摧殘一切的酷烈的戰爭中，普通人的情感激盪與生存困境。作者懷著難以言說的溫愛，在堂堂皇皇的宏大敘事的縫隙、褶皺與斷裂處，在那些被主流敘事所忽略、勾銷或遮蔽的幽暗地帶，窺見小人物或普通人的沉憂隱痛。從圖爾賓兄弟在不可抗拒的歷史洪流將他們拋向白衛軍一方時的生死抉擇與對民族、國家命運的思索，從安德列、納斯焦娜夫婦悔恨、悲苦之中難以割捨的恩愛與情義……都讓人更深一層地去認識戰爭無所不在的破壞力與對人性的摧殘，去體味不同個體的存在與生命力的湧動，去領悟被歷史塵埃層層覆蓋的紛亂的情感與幽微的人性文化隱義。

■《白衛軍》劇照。

## 活動推薦

### 至擊樂人邦

睽違五年，充滿戲劇玩味、擊情轟動的國際級表演組合《至擊樂人邦》(STOMP)即將再度來港，為觀眾獻上更新穎、更高速，以及更奇趣的精湛演出。1991年，樂克·古尼斯域(Luke Cresswell)憑一隻繫在頸上的單鼓於蘇格蘭愛丁堡藝術節嶄露頭角，至今，《至擊樂人邦》已是自成一格的跨媒介組合，其特色是善用各種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是廢棄物，如垃圾箱、Zippo打火機，甚至廚房的洗滌槽等進行敲擊表演，將喜劇、敲擊樂、戲劇及舞蹈共冶一爐。這次香港的演出，更在原有的素材上，加入了全新的音樂和舞蹈編排，炮製出如魔幻般的音樂節奏。

時間：10月25日至11月6日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詳細場次時間請查詢：  
www.lunchbox-productions.com, www.hkticketing.com (快達票)。

### 多媒體演出：英國彼得小話獨腳戲《太平山下》

淋巴腺鼠疫於1894年在香港爆發，本地政府尋求國際援助，北里柴三郎及亞歷山大·耶爾辛分別由日本及越南抵港，各自進行實地考察、利用當時最新的顯微鏡技術，首次印證橫行世界、帶來數世紀黑色死亡恐慌的微生物的真正身份，成功提高研發疫苗的可能性，並掌握鼠疫的傳播途徑。至於二人誰是發現鼠疫桿菌的先驅，則成為當時具爭議性的話題。

節目以上述耶爾辛和北里的故事為引子，探討醫學、疾病、宗教的關係，這齣彼得小話精心創作的跨媒體獨腳戲，以信件、照片、詩歌、音樂及戲劇形式演出。畫面神秘怪異卻富詩意，時而嚴苛，時而幽默。  
時間：9月30日至10月1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查詢：2268 7323

### 中樂音樂會：天籟·傳情

香港中樂團帶來樂季揭幕音樂會《天籟·傳情》，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貴州省侗族大歌、車江侗族琵琶歌、苗族蘆笙舞等極具少數民族特色的情歌勁舞，與大型中樂以傳統與現代對話的方式呈現，體現樂團對傳統文化保育與傳承的使命感。  
時間：9月23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查詢：31851600

